

「依實驗主義的道理看來，如果上帝那個假設，是有滿意的工用——此所謂滿意，乃廣義的——那假設便是真的。」

胡適博士接着表明皮耳士及杜威，都不贊成詹姆士這個說法，當然胡適自己也是不贊成這個說法。詹姆士所說由假設而滿意，就是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。若能無人不敬，即是廣義的滿意，實驗主義者尚不贊成：何況能使他人敬而不能使胡適敬，未能作到廣義的滿意，實驗主義者焉能贊成呢？這是西洋宗教的實驗効力，因每人觀點不同而有差異。在一部份人，承認其可以實驗而發生効力，在另一部份人，否認其可以實驗而發生効力。實驗主義者，對於西洋宗教所要求的，是實驗上帝的有無，不是實驗因上帝有無而發生的後果。在西洋宗教之內，要實驗上帝的有無，類似在佛教內要實驗各種神通境界。西洋宗教，並未指出可以實驗上帝有無的方法，只說信則得救，乃是教條主義，有信仰而無研究。佛教恰好指出了實驗一切神通境界，確見三世因果的方法，一步一步的，都可以實地試驗。你若不肯費工夫去試驗，而閉了眼睛說：「沒有，就不是實驗主義了。」

因為這些年來，反宗教的氣氛，瀰漫社會有了許多名詞。一般人既失掉辨別力對於這些名詞，更不深求其所以然。如前述消極二字，是其一例

說起生滅法，不論是世間也好，出世間也好，因為它是相對的，所以總是可以

生與生 滅不滅

(續第三期)

方 倫

，然後乃可窺見本地風光。而此本地風光。是要一切眾生，自家去體認，即使三世諸佛，運廣長舌相，也絕不能道著半字，以語言文字，是生滅法，若以之形容不生滅的自性，就無能為力了。釋尊為了發揮法身是佛義，自承如來無所說，所以若就不生滅的意義說，若就真諦說，簡直是「始從

。更有迷信二字，多數人更是不求其解。我現在舉出一個故事，曾有一位久經世故的人，向我談起北平凶宅的事，他表示不信，他遂舉出種種親聞的事實，談得繪影繪聲，最後結論一句是「這都是迷信的事。」我聽了這句話莫名其妙，問他是不是這些事都是你編造的呢？他說決無一字虛偽。我說：「那末你為什麼自稱迷信呢？」他說：「人家說講說這類事都名之曰迷信末！」妙呀！親見親聞的事，可以名之曰迷信，足見名詞不但不能代表事實，而且與事實相反。我寫這個故事，作本文的結束，試問今日所謂實驗主義與不實驗主義，果能有明白界限嗎？我認爲西洋有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沒有立竿見影的佛教；中國有立竿見影的佛教，沒有實事求是的精神。若以西洋的精神，求中國的佛教，必能大放異彩。胡適博士在所謂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裏說：「中國學問界，是千年未開的礦穴，礦苗異常豐富。但非我們親自絞腦汁，絞汗水，却開不出來。只要你絞一分腦筋一分汗水，當然還你一分成績。」我套這幾句話說：人心的作用，是萬年未開的礦穴，礦苗異常豐富。但非我們親自除習染，專心志却開不出來。只要你除一分習染，專一分心志，當然還你一分成績。這叫作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有其大益者在。

菩提樹，終至拔提河，於是兩中間，不會說一字了。這並不是要世人屏棄文字言說，只是要世人參悟：在語言文字動作思量之外，還有什麼東西存在？待到認得清守得住這一物事時，纔能算是住在不生滅的去處，也就是楞嚴經所說的：「獲本妙心」。

達摩門下的禪德，都是教人證取這個不生滅的自性，爲了要貫徹這一目標起見，不惜採用種種手段，逼行者息盡妄心，敞開悟境。同時因要極力挑逗這不生滅的自性的緣故，所以便極力呵棄能生滅的萬法，其所以閉塞諸門，無非欲使之單循直覺。事勢所趨，竟連三寶都在擯斥之列，這便是後來呵佛罵祖的起源。雲門說：「釋迦初生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天上天下，惟我獨尊，老僧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吃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雪竇說：「這裏有禪師麼？喚來與老僧洗脚。」此類舌鋒，以德山爲最刻厲，他說：「我這裏佛也無，法也無，達摩是個老臊胡，十地菩薩是擔糞漢，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，菩提涅槃是繫驢樹，十二分教是點鬼簿，拭瘡紙，佛是老胡矢橛。」因爲他們這樣的說法，所以後人都說是呵佛罵祖，這真冤枉了這班禪師。其實與其說他們在呵佛罵祖，不如說他們在稱佛讚祖，因爲他們罵的是生滅的假佛祖，罵生滅的假佛祖，其目的就是要顯不生滅的眞佛祖，這是破相顯性，遣虛存實之深意。所以雲門罵釋迦應身，就是讚釋迦法身。雪竇罵具名秉相的禪師幻軀，就是讚離名絕相禪師自性。德山罵應化非眞的達摩，十地菩薩，等妙二覺，佛，就是讚威儀寂靜的達摩，十地菩薩，等妙二覺，佛。罵落言說的菩提涅槃十二分教，就是讚離言說的菩提涅槃十二分教。所以學者拈古的菩提涅槃十二分教，則自會心不遠，譬如聽琴的，要聽到絃外之音，

則流水高山，便冷然可按了。

吾人身體上，從頭至脚，沒有一芥子許，不是生滅的。動脈和靜脈的血液，日夜循環着，呼吸和脈搏，日夜動作着，食物在腸胃中，日夜消化着，大小便日夜分泌着，頭髮指甲日夜生長着。總之身上沒有一部份，不是時時在變化，也就是沒有一部份，不是時時在生滅。如是繼續不斷的生住異滅的結果，就能使嬰孩日日長，少壯日日老，老人日日衰病，以至於死亡，頭髮是黑的，結果白了禿了，眼目是明的，結果昏了花了，牙齒是堅牢的，結果搖動了蛀朽了，皮膚是光潤的，結果皺了，耳朵是聰敏的，結果聾了，體力是強健的，結果衰弱了。如是一切一切，沒有一芥子許，逃得出由生而住，由住而異，由異而滅的公例，而終至於無影無踪，無聲無臭。所以纔說：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」秦始皇帝曾勾結過方士，吃過紅丸。以帝王之尊，運用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勢力，結果也都逃不出公例。王舍人求長生術，白居易贈詩云：「聞君減寢食，日聽神仙說，暗待非常人，潛求長生訣，言長本對短，未離生死轍，假使得長生，纔能勝天折，松樹千年朽，樅花一日歇，畢竟共虛空，何須誇歲月，彭殤徒自異，生死終無別，不如學無生，無生則無滅。」這對於生滅和不生滅的道理，說得很明白，可惜秦皇漢武，不及見此詩，而許多後人，讀過此詩之後，還是醉心於駐顏長壽等術，執迷不悟。較之曇首焚仙經，修淨業，其智愚之相去，真不可以道里計了。金剛經說：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」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一真足以破盡一切邪見了。像這一種的道理，倒不難了解，至於即在生滅身中，有不生滅性，具足萬德，這就難於了解了。楞嚴經中，釋尊為波斯匿王指出色身中有不滅性，為阿難指出如來藏妙真如性，本無生滅，遍周法界，這都是「生滅滅已」以後，所證得的本有佛性。吾人平時若一念萌動，則常住真心，當下即全變為阿賴耶識，而種種境界，便隨之而起，由是過恆沙淨妙功德，即為染法所覆，而全體隨緣。今若一念平息，則阿賴耶識，當下即全復為常住真心，而種種境界，便也隨之而滅，由是過恆沙勞煩惱，即化為淨德，而攝相歸性。菩薩所以過於凡夫處，就在於知道即生滅身中，有不生滅性，而保任之，然而尚有取捨。佛所以過於菩薩處，就在於即生滅處，即證真如，徹底知道生滅但是幻有，不真如，而無可取捨。職是之故，如來無時而不生，同時也無時而不涅槃，所以八相成道，在世人視之，是生老病死，而不死，處之，則皆為常樂我淨。惟其如此，所以雖在地獄天宮，而無苦樂感覺，否則如來便生心動念，入輪迴境界中去了。像這樣的無住處涅槃，纔是名副其實的「寂滅為樂」。

淨土當然是要往生，往生淨土，纔沒有後患，這是為了慎重起見，纔走這一條四平八穩的路線，但是修一切佛法，一切善法，是不是一定要到淨土纔能修呢？這又不盡然。因為淨土的好處，穢土也有穢土的好處。夾雜泥沙太多的鑛金，是要用極猛烈的武火，纔煉得純淨。無明太重

的衆生，若要使之覺悟，使之發心起行，倘非用極峻酷的環境，使之刺激入骨，根本就受不教。馬戲班中的教師，往往用電鞭，迫使極野心的獅虎就範，就是這個意思。吾人的娑婆世界，其好處就在於有生老病死等無量諸苦，以及社會上衣食住行種種生活困難，欺侮凌虐，詐偽爭鬪等種種磨折，戰爭饑饉，山崩海嘯，地震颶風等，種種災難，迫使你奮鬥，要堅忍，要厭離，在創深痛鉅，艱苦備嘗之下，纔肯棄舊合覺，含着如雨的涕淚，來修出世法。此理既明，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北俱盧洲沒有佛法，而列為八難之一了。維摩詰經中，釋迦以足指按地，即時此世界即現百千珍寶嚴飾，大眾皆自見坐寶蓮花中，釋尊並告舍利弗言：「我佛土當淨若此，為欲度斯下劣人故，示此衆惡不淨土耳。」大般若波羅蜜多經，第五百六十九卷，釋迦以神力令此大千世界，地平如掌，琉璃所成，處處皆有寶聚香花，輦草泉池，八功德水，七寶階陛，花果草木，咸說妙法，處處蓮花，如車輪量，青紅赤白，衆寶莊嚴，諸花臺中，皆有菩薩結跏趺坐，思維大乘，光德天子見已，歡喜讚歎。可知此土本來嚴淨，佛為度剛強難化衆生故，特現穢惡不淨，以作佛事，與馬師使電鞭，同一用意。孟子也說過：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」其意思也是一樣。大乘行人，必修六度四攝，這大悲心纔會充沛，功行纔會圓滿。但六度中的首一度「布施度」，第一個條件，就先要有貧病困苦人，纔有對象，若在淨土，那裏找不到貧病困苦人呢？其他如「持戒度」，淨土根本就沒有殺生，偷盜，邪淫，妄語，綺語，兩舌，惡口，飲酒，歌舞，和貪瞋癡等情事，這戒是如何持呢？又如「忍辱度」，遍淨土境，就找不出一個會欺侮人家的人，這辱又從何而來呢？至於四攝呢？頭一個是布施攝，淨土既無有困乏不足，何從而施？利行攝也與布施差不多。所以六度四攝法，在淨土裏就不全，但在我們這一個世界，就條件俱全，所以修佛法，最好還是趁未死前，在這裏修。生在這樣穢濁的世界，而能修諸善法，是非常難能可貴，所以每一功德，都勝過在淨土裏幾千幾百功德。釋尊說無量壽經時，曾說：「汝等於廣植德本，布施惠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進，一心智慧，轉相教化，為德立善，正心正意，齋戒清淨一日一夜，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。所以者何？彼佛國土，無為自然，皆積衆善，無毛髮之惡。於此修善十日夜，勝於他方諸佛國中，為善千歲。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國為善者多，為惡者少，福德自然，無造惡之地，唯此間多惡，無有自然，勤苦求欲，轉相欺誑，心勞形困，飲苦食毒，如是惡務，未嘗寧息。」其啟示後人處，極為懇切，一即就上揭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」一說來，這無常與生滅，在此土一切環境裏看去，至為明顯，假如在極樂國，就很難感覺了。雖然如此，但是為了遠離輪迴的危險痛苦，除滅三惡道的恐怖，往生淨土這一念，還是牢牢的把握住，不宜放鬆。舉要言之，趁一息尚存時，一方面努力修各種功德，行各種佛事，一方面念佛發願，求生淨土，照這樣的終身做去，料想大致是不差的。（完）